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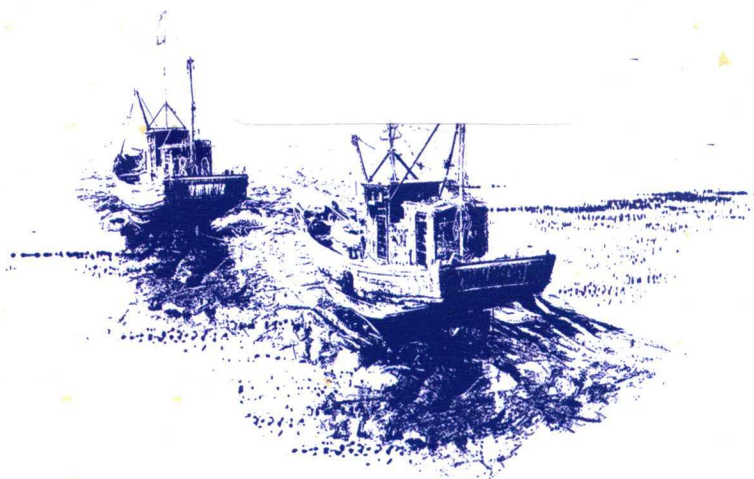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说卷

远征太平洋

Yuanzheng
Tajingyang

庄杰孝◎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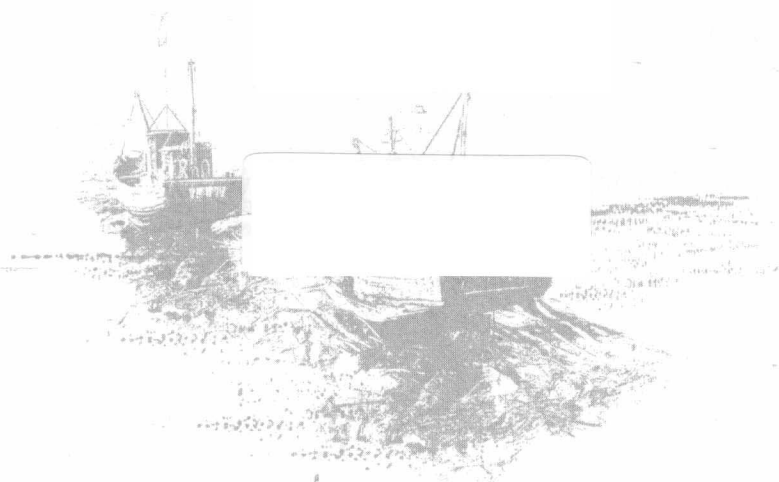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

长篇小說卷

远征太平洋

庄杰孝◎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征太平洋 / 庄杰孝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 1

(庄杰孝海洋文学系列·长篇小说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186 - 5

I. ①远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90894 号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 马合省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春夜的海，依旧充满玄机。在海幽深的底部，有两股无声的暗流，像一对潜水男女，男性的躯干粗大而健壮，直通通地冲游，带着野性和彪悍；女性的身材似细柳，柔姿雅态中有着风情万种。双方并肩漂流，相互一碰，溅起的水花顷刻便似玉菊怒放。

自东南洋面而来的季风，时而和暖，时而又阴冷。载着讨海郎余舵柄和渔家女白柔的舢板，随着时缓时急的夜风，正向着夜海深处漂游。

细浪起伏如夜的呼吸，东海神美的景致此刻正和白柔的心海壁合。在舢板的四周，涟漪像细细的弯弯的丝儿，和和顺顺地荡漾，那鳊鱼鳞一般的水面，变幻着让她着迷的色泽，闪烁出各色光芒。她亲手放入海里的一盏盏小水灯，正慢慢漂远，恰似一颗颗夜海里游荡的星。这小水灯由灰黄色的火棉纸糊成，形状像只小海碗，碗里卧着玉白的灯芯，灯芯蘸满浊黄的菜油，燃着抖动的火苗。一盏小水灯就是一颗小星星。此刻，漂在这片海域里的千百盏小水灯，犹如满天星斗，闪烁在白柔的心海里。

古往今来，位处太平洋西侧的中国东海，摇橹船、风帆船甚至机帆船，都难挡狂风恶浪。汹涌澎湃的海面，好似漂满了落海者的鬼魂。渔家自古传说，落海者的鬼魂平时被海龙王囚禁着，每当讨海人出港征伐远洋时，小鬼们会争先恐后地涌出来，在海里兴风卷帆、掀浪翻船，寻找替死鬼。讨海人每逢出征远洋前总要举行放水灯仪式，他们相信，奇异的水灯能够把水鬼的魂魄载在灯船上，使这些讨海人的灵魂免受浸浴咸水的苦难。鬼魂们感谢阳世兄弟姐妹的恩德，不但不会跟踪远征船降灾布祸，而且还会在幽冥中保佑征伐远洋的人们，使他

们安全讨海。

这几年,近海鱼虾资源锐减,刚刚走上富裕道路的渔家又开始为将来的生活犯愁。在位于东海南涯的洞岛县,当地政府打破传统的渔业生产格局,招募东南沿海一带的大马力、大吨位远洋渔轮,组织了一支远征太平洋大船队。世代都在近海捕鱼的东海讨海人,这回要驾船出国,行遍浩瀚的太平洋,干一番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业了。他们把丰收的期望寄托在千万海里以外的远方,他们要在那遥远又陌生的水域一展雄姿,要把捕获的鱼虾换成钱带回来,用它来兴办大规模的海洋养殖业,建设花园式的新渔村。今晚的放水灯活动,就是父老乡亲们为远征太平洋的大船队举行的。

放水灯活动规定,必须从百条渔船千座渔屋中,选出一位最英武的讨海郎和一位美丽的咸水女,让他俩共驾一叶扁舟离开风港湾,率先进入深水洋,沿途投放吉祥的水灯,意在让这对渔家男女去引导溺死鬼的雌雄魂跟着他们游向外海,这样,折桅飞帆的灾难也就随之远离大船队了。余舵柄和白柔,就是被选中来投放水灯的。

在他俩身后的近海,在靠着千百条渔船的洞岛周围,也已到了千百人共放水灯的吉时良辰。一时间,万顷海面竟成了一座灯市。

讨海郎余舵柄站在舵位上,舒心自在地摇着木橹。小舢板像木片儿,在春夜时明时晦的水天漂漂荡荡。

卧在船舷上放水灯和白柔,透过被灯光映得通明的水帘,看到一片神美的浅海底。那两股从远海来的暗流,奔到舢板底下时,竟然渐渐地靠拢了。而双流汇合的下边,是一处奇特的海床。床底平平坦坦,床面铺着异色的贝壳,有半月形的血蚌贝,形若半瓣儿的牡丹,红彩泛泛;有圆圆的花蛤,弧形的贝壳缀满玉斑碧纹,似一小朵一小朵的五色花;有椭圆形的雪贝,那形体像冰玉雕刻成的,无瑕的纯色,光彩熠熠;有奇形怪态的翡翠贝壳,或呈秋菊形,或呈梅朵形,或呈春兰形,或呈夏花形……由于海水的运动,形形色色的贝壳,竟排列成了孔雀开屏的图案,拥拥挤挤,花花艳艳,像无数奇花异草铺在海床上。

讨海人把人形的海流称为海幽灵。尤其是通体泛白的美人形的

海幽灵，被别妻旷久闯荡远洋的咸水汉遇到时，每每成为欢闹取乐的对象。

白柔和余舵柄居住在相距一百海里的两座海岛上，原本互不相识。这次白柔的老阿爸白海心应召驾船加入远征大船队，白柔跟着父亲来到了洞岛的渔港，这才头一回与余舵柄走到了一起。

从出海放灯开始，白柔就不时地偷看着余舵柄。她不了解他的性格，只是被他的出格的外貌吸引着。余舵柄留着乱蓬蓬的黑发，像大半年没有梳洗一样，那棱角分明的方脸，像利刃雕刻出来似的。这形态，引得白柔禁不住抿嘴微笑。

白柔想：这讨海人的父母替他起了容易养大的名字，爱逗趣的渔家又根据谐音叫他斜舵柄。他难道真像船屁股的舵柄斜斜地插进海里，是个歪角色？他可是年轻的船艄公。船艄公在讨海人中是最受人尊敬的职务，怎么会是个歪角色？他真像是裹在海雾里，让人看不清面目。

白柔越觉得迷惑，越想观察余舵柄。不知怎的，她每看一下余舵柄，心便像水灯里的火苗，突地跳一下。最后，她忽然意识到什么，羞怯地转过发热的脸。

挺身摇橹的余舵柄无意中一低头，看到白柔的手在舷外做着放水灯的动作，却没有将水灯放进海里。他被逗乐了，手掌无节奏地拍打着舢板的舷帮，豪放的笑声把脚底的舢板震得一跳一跳，浮海的水灯，也随着一晃一晃，整个海面，浪腾波激，灯跳火摇。

在余舵柄的笑声中，白柔的微红的脸儿深深地往下扎去，眼看要扎进海里了。

——低俯着脸的白柔突然间看到，周围的海底来了一群幽魂似的海兽，时隐时现，来回游弋。

白柔弄蒙了：天爷，这是什么？这群怪里怪状的海兽，难道是放火灯的古俗显像，是被溺海者的鬼魂赶出来的吗？

一种不祥的预感似深秋的潮汐，冷冷地漫进白柔的心海……

数海里外的浅水区，几条舢板沿着通往深海的航道放着水灯。

白海心作为即将远征的一号船生产艚公，亲自率领舢板队参加放水灯活动。

老艚公满头花白的须发，任海风微微拂动，宽坦坦的额面黑里透红。此刻，他的眼眸中央正映出水灯那跃动的火苗，额上、脸上的遭遭皱纹，掩不住他内心的豪迈。

在多少年沐风浴浪的漂海生涯中，白海心曾驾船犁遍东海的角角落落，甚至还有过闯荡太平洋的经历。他知道，即将进行的远征，是中国的大船队第一次真正深入大洋，这将是一场出生入死的冒险，也是东海渔汉子们一次划时代的征伐。

无论是在平静安详的时候，还是威烈暴怒的当口，太平洋始终是富饶的宝库。那白茫茫的海峡渔场，米粒状的七星鱼多如密云细雨，引得白练似的带鱼成群结队地前来吞食；黄灿灿的沙底渔场，金鳞圆腹的雌黄鱼尾鳍扇打着海底沙丘，产出一串串鱼子，大群的雄黄鱼欢蹦乱跳地为产子生育歌舞；而清澈的静水渔场则栖息着众多的花斑鱼，金圈似的黄唇，赭红的、紫蓝的、橙黄的、翠碧的、紫青的花鳞张合着，状若一簇簇鲜花……

汤汤汪洋，沸沸波涛，数十艘远征船将列队前进，连成一条劈波斩浪的闯海龙。

海心艚公激情飞扬地畅想着远征大洋的场景，他周围几条舢板上的人们已将更多的水灯放入夜海。

舢板队的后边，以洞岛为中心的群岛浮在家乡海上。岛屿上成群结队的渔家男女聚集在礁岸上、渔船旁、港湾里。人们全都做着一样的事情：把水灯轻轻地摆在水面，任其向外洋自由浮荡。成千上万盏水灯在辽阔无边的海上随风漂荡。

星光璀璨，灯花烂漫。

放灯男女面对壮丽的夜景，发出纵情的欢声。这一派无边的灿烂，是无数讨海人求索的心灯的聚合。

白柔发现的那群海兽潜近了，它们晃动着暗色的背影，依次浮出水面。有头海兽将硕长的身体向上弯成弓形，顶着舳板的底部拱了起来。舳板像一只海碗，不紧不慢地倒扣在水面。余舵柄和白柔的身体在空中晃了几下，掉落在了海里。和缓的浪，似怒放的梨花，迅即将他俩覆盖。

周围的海兽舞动前肢做着鼓掌的动作，像要和这一对落海者一起来一段歌舞。海兽们黑背白腹的身影如梭穿行，把偌大的海域搅得一派浑浊。

余舵柄下意识地划动四肢向上蹿，一个猛子便冲出了水面。他焦急地向四周环顾，寻找同时落海的白柔。

十米开外的水面，一朵光彩耀眼的水花里，白柔在浪花丛中手脚乱舞地挣扎着。她的前方有头数米长的海兽扭腰舞旋地浮出海面，东拐西弯地向她游去。这条海兽好大，一溜身体长过木橹，一圈腰身粗如鱼桶，四肢和尾巴都呈蹼状，同时扇海的时候，飞出五道白浪。黑油油的背脊，狼狗状的头部，从小生长在海边的白柔竟从未见识过这样的家伙。

这是生长在太平洋北部海域的海狗，不知怎的，现在也来到了位处太平洋西侧的东海。海狗属海洋哺乳动物，四肢短而有鳍，趾间有蹼，尾巴短小，背部呈深黑色或紫色，东海边有见识的老渔汉们称之为鳊鳎兽，余舵柄因远洋阅历尚浅，还不了解它们的习性，今天冷不丁地碰到，可谓是一场遭遇战。

一股雪水状的海流从余舵柄身后涌来，余舵柄借着这海流的冲力，挥臂侧身游到了白柔身边。他将白柔挡在身后，敞开宽阔的胸腹，用自己的身躯阻挡这头正冲向白柔的鳊鳎兽。

这头体形较大的鳊鳎兽似乎并没将余舵柄放在眼里，它慢慢地围着余舵柄转了半圈，继而又钻入水中，将软软的狗鼻子插到余舵柄手下，再缓缓地翘起来，像猪鼻子似的一拱。拱得那么慢，却有着强大的力。余舵柄挥手舞脚地浮起来，飞鳐似的脱离水面，跌落在五米开外的海里。

这头拱撞余舵柄的海兽，似乎重新又变得温柔起来，它侧转着头贴近白柔，尖嘴儿抵近白柔鲜嫩的皮肤，馋舌儿一舔一舔，惹得白柔似哭似笑地大喊。

余舵柄再次侧身斜游，加速接近白柔。然而，谁料想另一头体形相仿的鳐鳐兽在前边浮了出来，以大船横港的态势拦住了他。余舵柄向上一跃，整个儿趴在鳐鳐兽的背部，伸出手指就要戳它的双眼。鳐鳐兽来了个横向翻滚，黑背朝下白腹向天，使余舵柄刚刚落在它的胸腹上。它似乎还想与余舵柄嬉耍一番，竟似哄孩子一般，挥动前肢轻轻地拍着趴在怀里的余舵柄。

余舵柄想到命若悬丝的白柔，心里一阵发狠，他手脚并用地一蹬，身体弹飞起来，刚好掉在白柔身边。

先前那头鳐鳐兽分明觉得白柔已是到嘴的香鱼，它并不急于进攻，而是围着白柔戏弄，并不时贴上来在白柔身上东蹭一下，西舔一下。

余舵柄伸手把白柔夹在腋下，用身体隔开了鳐鳐兽，抡起右臂挥拳便打。

那条放水灯的舢板早就无影无踪了，但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座孤峰独踞的小岛。

余舵柄看到的，是他和白柔放水灯的终点——斧头岛，也是东海离陆地最远的荒岛。

余舵柄一阵振奋，拖着被海兽作弄得筋疲力尽的白柔，向斧头岛游去。

两头鳐鳐兽见余舵柄拖着白柔游水，显得更加兴奋。它俩双双尾追上来，又在他们的身边表演出各种姿态：一会儿似鱼桶直竖，一会儿像箭鱼横冲，一会儿又如涡流般盘旋。

今晚可真有些怪，鳐鳐兽不袭人，却专爱找人嬉闹，余舵柄感到自己真是见鬼了。然而嬉闹归嬉闹，对余舵柄和白柔来说却不是好玩的，人毕竟不是水中动物，在这茫茫大海中是撑不了多久的。

余舵柄怒骂了一句，加速向斧头岛游去。

两头鳐兽也游近斧头岛，它们没有挨近余舵柄和白柔，而是上半身爬上灰不溜秋的礁岸，下半身浸在海浪里，两具狗脑袋左旋右转，看着余舵柄和白柔爬上礁岸。

“禽……怪！”余舵柄被鳐兽逗得稀里糊涂，他一屁股坐在地面上，看了看软瘫瘫地倒在旁边的白柔，忙噤住了声音，没把“×她娘的”四个字骂完。

风呜呜，疏疏密密的云在飘飞，如水的月华明明灭灭，倒映在水里的海空似一个巨大的万花筒，扑朔迷离。

春天的夜气也冷了，余舵柄感到了一丝寒意。他又转过脸去，瞧了瞧躺在礁岸上的白柔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。他发现那头大一点的鳐兽四肢撑地，肥臀扭动，已悄无声息地到了白柔的身旁，正伸着舌头欲朝白柔脸上舔去。余舵柄像脚底装了弹簧般蹦跳起来，以海鸥击水之势，整个儿扑在了白柔身上。

一直闭眼休息的白柔，分明被余舵柄的举动惊呆了，她在底下无力地挣扎着，同时含着哭腔喊道：“舵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，你这个斜舵柄，歪舵柄！”

余舵柄被白柔责骂得满脸通红，尽管事出有因，但他仍觉得自己的行为过于唐突。鳐兽的鼻息已喷到了他的后脑，要解释也来不及了。余舵柄于是身子一滚，双臂紧抱住那头海兽猛地一使劲，竟和鳐兽一同滚下海去。

白柔坐起身来，立即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，她伸长脖子向海面望去，发现余舵柄正与两头鳐兽一起在水中打转转，形势十分危急。

这种稀里古怪的鳐兽，大多生活在北方的白令海峡一带，很少来到中国东海。它们平时凶狂得很，能够生吞小鲨鱼。只有到春天发情的时候，它们才变得温顺，喜欢找落海的男女嬉耍。现在，这两头鳐兽发觉余舵柄像是个能玩得起的角色，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，更为狂热地逗弄着余舵柄。

白柔深悔刚才错怪了余舵柄，情急之中，也向着大海冲了两步，打算纵身跃入水中。然而，她忽然发现，脚下的海水中又有十几头鳐

兽已游到岸边，正欲从礁石下爬上来。

水中，余舵柄也发现了众多鳐兽正欲围攻岛上的情景，连忙调转身向礁岸边游来。那两头玩得正开心的鳐兽一见他要逃走，哪里肯依，它们一前一后将余舵柄围住，挥动前肢将海水劈头盖脸地掀到他的身上。最后，它们中的一头鳐兽干脆在余舵柄身边一滚，用前肢将余舵柄整个儿抱住。两头鳐兽为了不让余舵柄上岛，竟然干脆携着他向远海游去。那群本欲上岛的海兽见此情形，竟也一头头转身尾随而行，像是要去瞧个热闹。

“舵哥——”

白柔对着茫茫大海发出了绝望的喊声。她沿着乱石垒垒的海岸，声嘶力竭地喊着跑着。她的黑皮鞋已落在海里，尖锥状的藤壶壳划破肉色的丝袜，硬生生地戳入她的脚板，血色鲜明的脚印排成两行，在岛上伸展着。

夜海深处，正如讨海人的行话所说的“网起来了”。雾气像一张大网，把夜海罩在一片混沌之中。

海暴即将横扫斧头岛海面了！

白柔在岸边找不到余舵柄，憋住了一股猛劲，向斧头岛巅顶冲去。那斧头岛状若倒竖的太平斧，山巅如锋利的斧刃，几近垂直的岛坡险峻如削，行兽难爬，飞岛不栖。弓腰攀登的白柔，抬起冷汗淋漓的脸，头顶“砰”的撞中凌空悬挂的危岩，摸了摸，头发里已凸起一个大大的血包。她扭摆着迎风弯曲的腰肢继续前进，面临一片直竖的土崖。她往突出崖面的巨石跳去，脚底刚落下，巨石轰地翻落下来，连着倒塌的土石，一路滚进大海。茫然失措之间，白柔一屁股摔进巨石留下的土墩上，上身摇曳欲坠，差点伴着巨石滚落海涯。她稍稍停顿片刻，喘了几口气，又攀着野藤，一口气攀上狭窄如刀刃的峰巅。

渺渺远海这会儿已变得轮廓清晰起来，洋面上出现了罕见的“灰姑娘”。传说一个叫灰姑的渔妇，丈夫陷进海暴，她从望夫礁上投身大海，每当风暴快降临时，她预先兴风作浪，招引讨海郎们回港避风。殊不知她掀起的恶浪，往往把抢先回港的避风船卷翻了。讨海人把灰姑

浪看成凶兆。那灰姑娘,从暗流的海底哗的喷出来,成巨大的蘑菇状,向高远的天际隆隆升腾,下边是粗壮的水柱,顶部是圆形的水冠,冠顶飞出的灰茫茫的水汽,像灰姑的散乱的头发漫空飞扬。

远海的灰姑娘在爆炸,白柔的心也在爆炸。舵哥啊,你会不会漂入浪区,葬身海底?

白柔突然发现,斧头岛南侧小沙滩上,炫目的舔沙浪里翻动着一条形似人体的东西。她认定那便是舵哥,一时竟忘了脚下是个陡坡,刚起步飞跑便向前摔了个跟斗,身子随着坡上的细石一路翻滚而下,最后重重地砸在一块岩石上。白柔浑身上下已有多处汨汨淌血的伤口,眼前则金星乱冒。她挣扎着站起来,又踉跄着向那片沙滩走去。她一头冲进沙滩外沿的浅水里,抱起那人形的物件,一看,竟是一根断了的舵柄!难道这预示着他像舵柄一样折断了?白柔心头一惊,跪倒在汹涌的海浪里。

远方的太平洋,夜的色调越来越浓烈。

近处的家乡海,灯光水彩越来越耀眼。

放水灯的人们大多散去了,只剩下海心髻公的舢板继续向外海漂游。

海心髻公久久地望着空蒙的夜海,开始为女儿白柔担心。这么久了,仍不见白柔乘的舢板回港,这神出鬼没的大海,是否使阿姆^①们出了事故?不,应该不会的,凭余舵柄髻公的技术,遇到天翻地覆的海难都能潇潇洒洒地进出,绝不会在这种细波微浪里出事。他俩到底去哪里了呢?

放水灯前渔哥们的玩笑声又在海心髻公耳畔响起:“海心髻公,那么个娇娃女儿跟余舵柄出海你就放心?说不准那根斜舵柄会插进白柔身体呢!”

海心髻公心想:不管是什么缘故,总得要找到他俩。他不由自主

① 阿姆,是老一辈对后代的爱称。

地加快了划桨速度，向斧头岛水域划去。

几个小时后，舢板到达斧头岛沙滩。

海心髯公抬头向前望去，只见女儿白柔像搁浅瘫痪的柔鱼，无力地扭动着向他招手。

“阿爸，舵哥被鳊肭兽抱走了！”

海心髯公抱起女儿，走向舢板，听着女儿叙述详情。当他听清余舵柄的遭遇后，不由得仰脸望着雾茫茫浪腾腾的远海，咬紧的牙帮迸出了一个字：“找！”

一更天，海暴放屁生烟。

二更天，浪舌舔船臀。

三更天，风像海鬼哭老娘。

四更天，水山高过桅尖。

五更天，风浪卷塌天。

海心髯公驾驶舢板在风浪中跌宕起伏，他整整找了大半夜，依旧没有发现余舵柄的踪影。

白柔哭红了双眼。

海况一更变一样，扁舟难斗卷天浪。海心髯公只得把舢板驶回洞渔岛港湾，漂向自己的洞渔一号渔轮。

二

停泊在港湾里的，是远征太平洋大船队的五十艘渔轮。这批渔轮来自江苏、浙江、福建三省，体形雄壮，外壳坚固，马力强大，桅尖红旗猎猎，舱面大网遮天，全身漆色鲜明。

洞渔一号船舱里，聚集着前来参加会议的髯公们。全船队五十条渔轮，每十条船为一支分船队，选出海心、路顺、余舵柄、殷洋、阿雄为分船队带头船髯公，五位髯公组成大船队队委会。海心是一号船髯公，又是渔村的老支书、老村长，被大伙公推为召集人。他在此前已召

集过几次队委会，研究征伐远洋的各项准备事项，确定太平洋航线。今天是远征前的最后一次队委扩大会，大伙等候海心髯公前来主持会议，以便从五位分船队带头船髯公中选出大船队总带头船髯公。具体的方法是，每位分船队带头船髯公提出各自承包大船队的经济分配方案，谁的承包方案获得多数人认可，谁就当选为总承包人，也就是大船队总髯公。

鱼汛一刻值千金。近段时间鱼汛消息频频传来，在太平洋中部渔场的各国各地区放网船已连续获得高产。远征大船队各船髯公心急如焚，他们计划在选出总髯公后立即行动，趁着顺风顺流，挥师南下。

洞渔三号船的路顺髯公是个年轻人，担任过渔村副村长。他看看一号船海心髯公还没有到会，细长的个儿，在髯公中穿梭着，窄脸儿被笑容挂得更长了，招呼道：“各位髯公，大伙安心等一下，海心老髯公啊，是个说四更出海不五更吹螺的人，他会按时到场主持会议的。”

洞渔九号船髯公叫殷洋，年近三十，长着黑蓬蓬的络腮胡，眼缝眯着笑容，喉口发出粗犷的声音，喊着路顺髯公的绰号：“顺风旗，既是海心髯公来掌会议的舵，你现在先显山露水，是不是想占舵位？”

熟悉情况的人们都知道，闯海人嘴巴臭，都喜欢替别人取绰号，路顺髯公叫顺风旗，殷洋髯公叫黑白鳗。路顺髯公和殷洋髯公，两个人物两样外形，内心都像海渊，深深沉沉，让人难看透。

路顺髯公听殷洋说完，连忙应道：“殷洋髯公说得对，应该根据殷洋髯公的话办，海心髯公是公推的主持人，我们静候老髯公来掌会议的舵。”

殷洋似笑非笑地纠正道：“谁掌那条船的舵，已有定数。至于总带头船的舵，要看谁有真本事，才能定夺呢。众位讨海兄弟，根据现今的政策，我们五位分船队带头船髯公，人人都有资格竞争总髯公的位置，是不是？”

一些髯公赞同道：“对，谁提出的政策合大伙的口味，我们就听谁的渔令。”

艚公们正在等候海心艚公，洞渔一号船的放网艚公潮水叔，拎着一一些涂满红粉的猪头，从埠头下船。

殷洋艚公闲着无事，用话搭讪：“潮水叔，你买了那么多猪头，是祭天公，还是敬海神？”

年过花甲的潮水叔分外虔诚地说：“上岛祭天公，下船敬海神，这是讨海人的规矩。这次远征太平洋，时间怕有一年半载，每条渔轮的冰舱里，都冰上几只全猪和几个猪头，以备灾难临头时，祭敬海神爷，求他保佑，使大伙平安无事。”

俗话说，钱到公事办，火到猪头烂。有钱的渔轮，买几只数百斤重的全猪。无钱的船只，买几个小小的猪头。全用渔火烧得烂熟，又用吉祥的红粉抹个通红，搁到船头祭敬天公海神，这是渔家千百年来的传统。

年轻的讨海人并不十分迷信。殷洋又说：“祭海敬天，都是喉咙往下咽。到头来，还是用于改善讨海人的伙食。潮水叔，在太平洋，餐餐鱼虾，令人口厌。你们什么时候吃猪头肉，不要忘了通知我。”

“那好！”潮水叔应道。他看到，一个卖纸钱的渔妇，来到船旁的埠头上，连忙说：“到太平洋，外国的口岸，没有金银^①出卖，得多带些金银出海。”

他喊道：“那位大嫂，买几捆金银。”

那渔妇没有上船，把纸钱丢到舱面，又接着潮水叔抛下的钱。

殷洋艚公开玩笑道：“大嫂，你不上船，是否怕我们把你关进船舱，玩过了，载出海，把你撈到礁岛上？”

渔妇应道：“你们这些咸水汉，一出海就撒野，三天不吃腥，头脑就不清，专门干那种勾当。让我遇到了，我割掉你那鸡儿，看你们还敢野！”

殷洋：“你既然是野妇道，怎么不敢上船来，咱们试试看。”

渔妇：“我都可以给你当老娘了。你老娘是心疼你这龟儿子，你这

① 渔家把冥钱叫为金银。

龟儿子要出海了,老妇道上船,不洁净,不吉利。再说,龟儿子得留点精气神,去应付太平洋风浪呢!”

在艚公们的笑声里,渔妇走了。

一旁的路顺艚公说道:“殷洋艚公,你我毕竟是咸水光棍,没上过阵,遇到这些野悍的渔妇,就败阵了。”

殷洋继续逗笑:“艚公们,你们远征前,有老婆陪几夜。我和路顺是光棍,回港孤独,出海冷清。这次到太平洋,上外国海岸时,你们帮我们找个临时的洋老婆。不然,在那风浪滔天的太平洋,小命出个三长两短,我们是白到人间走一遭呢。”

“殷洋艚公,反正还得等海心艚公,我讲个笑话,打发时间。”路顺笑咪咪地说开了,“有个远征太平洋的讨海人,在海里熬急了,登上外国口岸,找洋女人寻开心。他瞄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,上前搭讪,谈了几句,女子明白讨海人的邪心。女子挑逗道:‘兄弟,你真的想和我好?’讨海人连忙说:‘对,对。你领我到你家。我给钱。’

“那女子把讨海人领到一座独立的房子里,让讨海人在外间等候,自己到里间,说是把屋里的人支走。

“一会儿,从里面走出个洋男人,对讨海人说:‘你的事情,那女子都跟我说了。我同意你出卖自己。我这里的规矩,先付千元押金,再做事。不然,你睡在这里,我供你吃喝穿用,你一拍屁股溜走,我会吃大亏。那女子刚刚拿去的五百元介绍费,从你的钱里扣除。’讨海人情急智昏,没弄清是怎么回事,他急巴巴地说:‘应该。我付钱。’他把押金和介绍费交给外国男人,催促道:‘快领我到房里,和那女子交好。’外国男人:‘那女子领了介绍费,早从后门走了!’讨海人一急:‘什么?她不是接待外国渔民的妓女?’外国男人发怒道:‘我根本不认识她。我是介绍外国劳力的中间人。那女子说你偷渡到我国,要找工作,出卖自己劳动力。原来,你是偷渡来的流氓。你滚!不然,我报告警察了!’

路顺艚公信口开河地说着,逗得人们哈哈大笑。

殷洋艚公边笑边问:“顺风艚公,你是不是用笑话喻示什么人?”

“随人家怎么想。笑话归笑话，还有下文呢！”路顺继续卖弄口若悬河的本领，说，“那讨海人没吃到腥味，反而被骗走五百元，自己差点被卖身，心肺快气炸了。”

“一个好心又调皮的渔哥儿，看到讨海人终日含怒，心生一计。他拎着一桶掺着红色鱼血的鱼油，悄悄倒在讨海人必经的舱面。讨海人的两只脚啊，一踏上舱板，呼的一个打滑，摔了个嘴啃地，脸上溅满红通通的鱼油。他慌里慌张地爬起来，撑着地面的手脚又一个打滑，一屁股砸地，屁股粘满红通通的鱼油了。”

“那寻开心的渔哥儿，在旁边拍手喊叫：‘哈哈，浪子回头金百万，你变成两头红，太好了！哈哈，两头红，太好了！’”

殷洋的双眼频频眨动，默然不响。

众艚公中有人顿悟，说：“哦！我知道这段笑话的暗意明义了。我们这次远征太平洋，大船队捕鱼事业会红火！家乡的生产建设啊，也会红红火火！”

大伙齐声呼应：“哈哈，太好了，两头红！哈哈，太好了，两头红！”

人们正在欢笑，海心艚公迈着重船的脚步，从邻船跨上舱面。他仿佛带来震慑一切的力量，人们停止了话声，向他射来敬佩的目光。

路顺笑道：“海心艚公，鱼汛不等人，大船队今天要出征。马上开会吧！”

海心艚公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声调沉沉地：“会议得延迟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昨晚，余舵柄艚公被温呐兽抱走了！……”

二十多位船艚公立时喧闹起来了，有的问，有的嚷，有的骂。殷洋艚公气得怒发冲冠，骂道：“你娘的海神爷，让我们未出征先折将，还敬奉你个屁！”顺手把数十斤重的猪头举了起来，霍地掬进了大海。

路顺艚公颤着声问：“海心艚公，会议延迟，大船队难道不出征了？”

人们抬起脸，像士兵静听着将军的命令。